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□□□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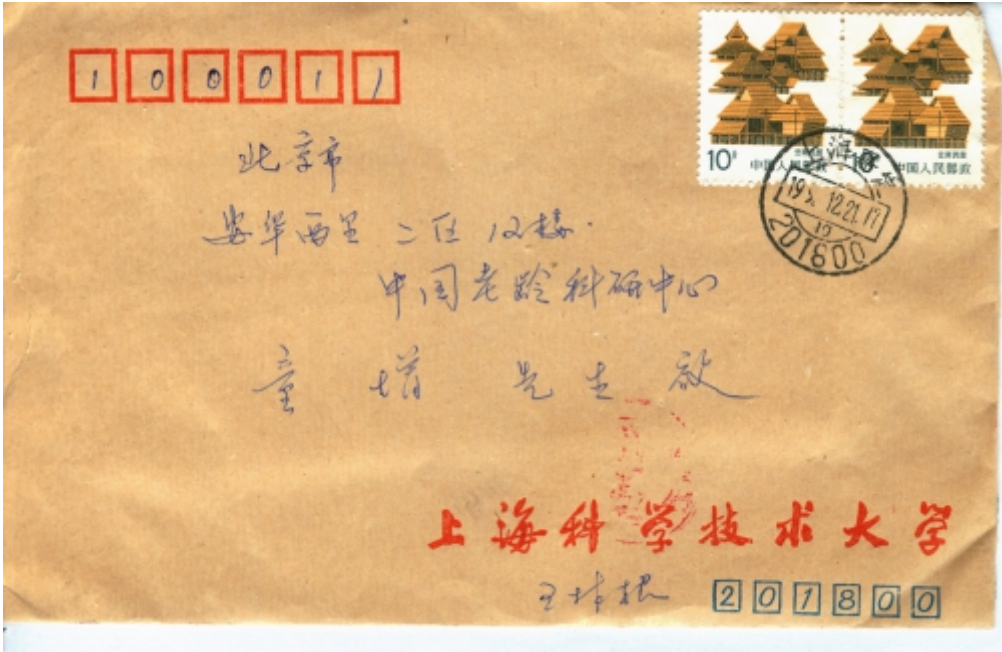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□□□

□□□

1992.12.20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

上海科学技术大学

童增同志：

现补充说明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经过。你是受害者之一。这做为受害者扬眉吐气，伸张正义，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。为受害者吐一口气。为视国事得荣誉，用她之精力和智慧，保卫和平，揭露侵略者罪行。本身是一种反战！

古时国总理，毛主席不顾及郁松在受害者同胞的中之积怨，特别遭受迫害致残后，对于工作、生活、精神上带来的歧视、痛苦、不便、考虑不周，给予一句致歉之言。受害者是中国同胞，受害者有权控诉。索取赔款，魏理政府、人大、政协、各人民团体、爱国人士应该站出来与日方交涉！

现在日本出兵柬埔寨，有时还否认侵华罪行，总做为受害者向日方提出索赔，是正义之举！我们同胞千万人拥护和支持。

祝工作顺利

受害者之一

叶林根

我是科大化学系副教授，因三反四清退休。
由于神经紊乱被枪伤，双腿严重残疾，五十年来没痛苦。

上海科学技术大学

我现在是上海科大化学系老师，比河日退休，由于日事侵略者的枪击，（身上留下前后二十处弹洞的痕迹），双腿严重残废，三十年来定居桥底（在政区和同乐堂附近胡同）台故居，政治上是翻身了，可是身体上、精神上的工作上都举步不健。随着身体的增长，残废的双腿更趋不便，这一切是日事侵略者所造成的，应当向日方提出索赔！

渡河日河日经过：

我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廿二日，一九四三年六月廿八日（农历）黄昏那时我年仅十岁，在上海市浦东区附近（六号桥与七号桥之间）的田野上，我背着柴（约十斤），随着一群大人（也是背柴者），由七号桥向六号桥走去时，突然从七号桥方向开来一阵枪声，待枪声停止后又向前走，那知路上有十几个日兵向我们袭来，我就向后退，其中一日本兵嘴里叽里呱啦地喊，同时朝我处奔过来，举开枪（记得是匣子枪），开了七发子弹，前面横着一条小河，我就跳进河内（我不会游泳），他仍不放过我，继续开枪，突然上游刮一阵洪水，人渐上浮起来（先是水呛到肩膀），用手抓住河边的菱白，人才幸沉入河内，但已浑身不能动，约于晚上十时左右，被唯友背到六号桥，第二天他请了邻居开门救得我送到

嘉定南门 电话：9534472 9532932

上海科学技术大学

泉内。从此我终身残废。尽管就医吃着，因神经已受损，无济于事。五十年来，我造了多少罪？吃了多少苦？

日本侵略者在七宝，借河沿的罪行举不胜举，在六号桥附近，亲眼看到将一位男同胞活活烧死；在七号桥，将半捆缚在中国同胞身上，再推入河内活活溺死；还有污辱中国女同胞的鸟文多，更惨不忍睹：

这笔血债必须偿还。李贻言仅是其中之一。通过李贻言揭露、控诉日本侵略者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。李贻言说中国人站起来，再不是任人欺辱、任人污辱、任人践踏的贱民。李贻言是正义之声。

证明人：

二位叔父、女儿、儿媳、表姊、兄弟、表弟、姑姑都在家。

发言人

王林振

1992.12.20.